

香港红学论文选



I207.411/58

香港红学论文选

胡含彬 周雷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79390

879390

香港红学论文选

胡文彬 周雷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5 1/4 插页2 字数336,000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书号: 10151·582

定价: 1.50元

前 言

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红楼梦》是一颗光彩夺目的艺术瑰宝。它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的象征。正因为如此，所以自《红楼梦》这部奇书面世以来，受到了海内外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喜爱。从最初的争相传抄、购藏、阅读、谈论，到批注、考证、研究、评价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经久不息，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曹雪芹和《红楼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性学问——红学。

红学在香港的发展，至今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是，由于环境的限制和缺少一个联系的中心，因而“这几十年间，香港的红学研究工作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条贯分明的综合，而陷于资料散乱和研究者各自为战的境地”^①。为了打破这种阻碍红学研究发展的局面，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于一九六六年创立了“《红楼梦》研究小组”，并于一九六七年四月间编辑、出版了《红楼梦研究专刊》，到目前已经出版了十二辑。在《专刊》的《发刊词》里，集中地反映了香港红学研究者对红学研究现状的看法：“我们不赞成穿凿附会的旧红学，我们亦不满意于停留在不完备的考据和评论中的新红学，我们要将《红楼梦》研究建立在坚实深稳的基础上。”^②因此，他

们根据红学研究的需要和可能，提出的今后的工作方向是：

一、全面影印已发现的版本资料，

二、综合整理已流通的资料——

1. 各脂评本和程甲、程乙本的校勘。
2. 各脂评本评语的收集和全面校订。
3. 书中人名物名等等的索引。
4. 各种参考资料的索引与提要的编写。
5. 有关《红楼梦》研究问题丛书的结集。

近十几年来，香港《红楼梦》研究者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经过共同努力，先后整理了《红楼梦》里的俗话、诗词曲赋、杂文的辑校，新编了《石头记评语》，校勘了程乙本第一回。研究者们结合资料整理工作，还在《专刊》和其它报纸、杂志上撰写了不少有关《红楼梦》思想内容、艺术技巧、人物塑造、版本源流和曹雪芹家世生平等方面的研究文章。毫无疑问，香港红学研究者这些辛勤研究成果中有相当多篇是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它为促进整个红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香港红学界同仁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加强相互间的联系和学术交流，我们把在工作之余搜集到的近百篇红学论文和个人专著中的二十三篇文章遴选出来，编成是集，以饕同好。我们选编的文章的来源，均采自香港本地的刊物、报纸和个人著作。其中有的文章的内容涉及面较宽，我们根据需要作了节录。至于有些文章中的文字的误排倒植，我们一一作了校订。某些个别文章中的地名和纪年也作了必要的统一。

本集选编时，曾经得到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人民出版社、北京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百花文艺出版社等单位

的大力支持，海内外红学界诸位先进又给予热情鼓励和指导，
我们在此谨向这些单位和个人，深致谢意。

胡文彬 周 雷

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于北京

① 《红楼梦研究专刊 发刊词》，载《红楼梦研究专刊》第一辑，1967年 4 月初版。

② 同上。

目 录

新红学的发展方向·····	林以亮(1)
近年的红学述评·····	陈炳良(14)
从《红楼梦》研究说到曹雪芹的反理学思想·····	牟润孙(37)
论曹雪芹撰《红楼梦》的构想·····	牟润孙(56)
《漫说红楼》中关于艺术结构(布局)	
总纲的提法的商榷及其他·····	马 力(76)
胡适对《红楼梦》评价的评价·····	马 力(99)
《红楼梦》俗话初探(节录)·····	《红楼梦》研究小组(105)
略论《红楼梦》中的谜语·····	《红楼梦》研究小组(150)
论“冷月葬花魂”·····	宋 淇(166)
论怡红院总一园之首·····	宋 淇(183)
布局三议·····	曹聚仁(210)
红楼警幻曲之研究·····	蒋 凤(218)
林四娘故事证实·····	牟润孙(235)

史湘云结局探索·····	梅 节	(249)
《红楼梦》识小·····	宋 洪	(266)
关于《红楼梦》作者的新争论·····	梅 节	(274)
曹雪芹画像考信·····	梅 节	(289)
戚序有正本《红楼梦》的始末·····	宋 洪	(305)
曹雪芹手订一百廿回《红楼梦稿》的商榷·····	陈庆浩	(322)
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红楼梦稿》改文 多据脂本考·····	王锡龄	(340)
试评《红楼梦》新英译·····	宋 洪	(356)
评《红楼梦》诗词的英译·····	温绍贤	(426)
建立国际红学研究资料中心刍议·····	马力 梅节	(441)
附录：香港刊行《红楼梦》研究资料索引·····		(448)

新红学的发展方向

林以亮

《红楼梦》的出现是世界小说史、文学史、甚至艺术史上的奇葩。从来没有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引起如此广泛的讨论，并占有如此重要，甚至不朽的地位。不错，修贝尔特最出名的交响曲是未完成的，达·芬奇也有过几幅未完成的画稿，可是他们还有其余的杰作使他们仍然能跻身于产量丰富的大作曲家和大画家之列。环顾世界文坛，倚仗一部未完成的小说而赢取到大作家的地位，曹雪芹真可以说首屈一指。中国文学史上的大作家，李后主比较上产量较少。我们对已失传的书、画、文都无法见到，可是《全唐诗》录了他十八首诗，而他的词也有四十几首，分为前期与后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的创作发展过程。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虽然以《唐·吉珂德》一册小说名世，可是他仍然写了不少小说、诗和戏剧，并不能算是一本书作家。

曹雪芹的《红楼梦》有几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以前虽然有人在无意之中提到，但并没有详细指出其重要性。第一，《红楼梦》虽然只是一册未完成的小说，但本身的份量和品质足与一位作家一生一世的作品的总和相提并论。诸联在《红楼评梦》①

中曾说过：“总核书中人数，除无姓名及古人不算外，共男子二百三十二人，女子一百八十九人，亦云伙矣。”根据他的统计，我们可以知道：出现于《红楼梦》中的人物一共有四百二十一人。这数字大约相等于莎士比亚三十七种剧作中人物的总和。吴世昌曾指出这一点并作过如下的评语：“莎翁和曹雪芹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创造了四百多个人物，但莎翁的人物，分配在三十多个剧本中，而且许多王侯、侍从、男女仆人，性格大致相类，在不同的剧本中“跑龙套”的人物原不必有多大的区别。而曹雪芹的四百多个人物，却严密地组织在一个大单位中，各人的面目、性格、身份、语言，都不相同；不可互异，也不能弄错。”^②人物众多不算稀奇，写得如此生动、有深度，同时又在庞大结构中发生作用才真令人叹为观止。珍·奥斯登是一个纯女性的作家，很多批评家认为在她的范围之内，她的成就是无可比拟的。可是我相信如果我们细读她的六册小说，我们会发现她笔下的少女，全部加起来和曹雪芹的情榜中的六十名正副金钗相比，无论在量上和质上，未必能超越《红楼梦》。

在一九四〇年间，王力先后写了《中国语法理论》和《中国现代语法》二书，其中所举的例子绝大多数采自《红楼梦》。以一部小说为根据来解释中国的语法，可见《红楼梦》辞汇的丰富，同时也是文学史上罕见的例子。

其次，大艺术家是时代的先驱，在形式和内容上一定超越了他的时代，方能有所创新并奠定地位。一种文学形式，往往为某一时代的大师将其各种可能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致后来者无法超越前人。即以中国文学的发展而论，大家都知道赋之后，有唐诗、宋词、元曲、明小品文（另一部份艺术家则从次要的艺术〔minor arts〕中寻得出路）^③。这当然只是一个

笼统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宋诗自有其个性及尊严，甚至在某一方面超越唐代。明清两代难道没有象样的诗人、词客？问题是真正的艺术家一定会不满于前人所加于他们心灵上的限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寻求一种新的形式来表现自己，以达到不落窠臼、一新世人耳目的目标。英国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何尝没有写过伊丽莎白朝代式的诗剧？其结果是糟不可言，仍旧要靠他们所创造的抒情诗歌来取胜。剧作家巴拉兹说道：莎士比亚如活在现代，一定也会写电影剧本。曹雪芹是个大艺术家，他对于传统的形式了然于胸，要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并不是难事。根据脂评，我们知道他对作“曲”一方面是很自负的^④，同时对诗和词也有独到的看法。可是他并没有花时间去专门从事诗、词、曲的创作，而他在这方面的尝试只不过是《红楼梦》中的附属品，因为他内心中知道在这方面他很难压倒前朝的大师。充其量，他可能成为另一个纳兰成德，然而这岂能满足他艺术上的要求？所以他另开蹊径，拿原来在技巧上还极原始、粗糙的小说，加以发扬光大，使之丰富完美，成为一个独立的、令人刮目相看的文学形式。不幸得很，他在创作力到顶峰的壮年就已逝世，连《红楼梦》的前八十回都没有写出定稿，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憾事。如果他在生前能多写几部中篇小说，加上三五部长篇小说，那么中国小说早已在十八世纪成熟，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以后的叙述艺术也会为之改观。这当然只是一个假设和猜测，于事无补，徒然令人兴惋惜之感。

第三，《红楼梦》另一个特点是能在不同的层次上吸引各种不同程度的读者。没有受过高深教育的老太太喜欢读，学生喜欢阅览，连教授和高级知识份子也嗜之成癖。艾略脱在谈到

莎士比亚时，曾说过莎士比亚的戏剧之所以引人入胜，就是因为他能满足各阶层的观众的需要。有的人觉得他的故事情节动人，有的人喜欢他的人物栩栩如生，程度较深的观众则欣赏他的词藻——其中所含的诗和思想。从前的评论家也曾注意到这一特点，虽然说得没有如此具体。诸联在《红楼评梦》一文中就这样说过：

《石头记》一书，脍炙人口，而阅者各有所得：或爱其繁华富丽，或爱其缠绵悱恻，或爱其描写口吻一一逼真，或爱随时随地各有景象，或谓其一肚牢骚，或谓其盛衰循环提撕觉聩，或谓因色悟空回头是道，或谓章法句法本诸盲左腐迂。亦见浅见深，随人所近耳^⑤。

他用的虽不是文学批评的名词，但大体上与艾略脱之说隐然相符合。后来洪秋蕃在《红楼梦抉隐》一书中说得更为详细：

《红楼梦》是天下古今有一无二之书，立意新，布局巧，词藻美，头绪清，起结奇，穿插妙，描摹肖，铺序工，见事真，言情挚，命名切，用笔周，妙处殆不可枚举，而且讥讽得诗人之厚，褒贬有史笔之严，言鬼不觉荒唐，赋物不见堆砌，无一语自相矛盾，无一事不中人情。他如拜年贺节，庆寿理丧，问卜延医，斗酒聚赌，失物见妖，遭火被盗，以及家常琐碎，儿女私情，靡不极人事之常而备纪之。至若琴棋书画，医卜星命，抉理甚精，綖举悉当，此又龙门所谓于学无不窥者也，然特余事矣。莫妙于诗词联额，酒会灯谜，以及带叙旁文，点演戏曲，无不暗含正意，一笔双关。斯诚空前绝后，戛戛独造之书也，

宜登四库，增富百城^⑥。

这段话也许颂扬得过份了一点，但的确道出《红楼梦》做到了雅俗共赏这一点。

《红楼梦》的没有完成、特殊和伟大，再加上我们对原作者的身世所知有限，引起了种种不同的猜测和假设。新的资料和证据虽然陆续出现，却并不能确定地解决基本的问题，反而增添了新的臆测^⑦。旧的说法或主张动摇了，甚至推翻了，但新的说法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些发现和讨论形成了蓬勃一时的新红学。可惜的是新红学的重点几乎全部放在考据上，而忽略了文学批评与鉴赏，以致造成了轻重倒置的现象。到现在为止，以下几个重大的问题仍然等待解决：

（一）曹雪芹的生卒年月。

（二）脂砚斋究竟是谁？他同曹雪芹的关系如何？

（三）续书者是不是高鹗？

事实上，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并不足以影响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对文学史和作者生平有好奇心之士固然极饶趣味，并不能帮助广大读者进一步欣赏《红楼梦》。我们必须承认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吴世昌、赵冈等对《红楼梦》的考证的确澄清了不少有关的问题。我们对他们的贡献表示敬意。可是站在文学批评的立场，我们同时应该保持一个理智而清醒的态度：考据虽具有其本身的价值，仍不过是手段，最终极的目标仍应该是探讨《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和在世界文学史上所占据的地位。

莎士比亚在英国，在十九世纪以前早已享名，尤其以十八世纪约翰孙博士对他的评价为公正恰当，可是一直要到柯尔瑞基、兰姆、海兹立特等诗人和小品文家才把他加以神化。然后

莎士比亚的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版本与校勘、文法、辞汇、宇宙观、舞台演出等等，但重心仍在文学批评上。关于莎士比亚生平事迹所传流下来的并不太多，因此也有些有考据癖的学者怀疑莎士比亚并无其人，因为他于希腊文仅略识之无，而拉丁文简直目不识丁，不可能写出如此有深度、有文采的作品来。有些想入非非的人认为他是当代另一位诗剧作家马罗（Christopher Marlowe）的化名，更有人认为他一定是另一位政治家、小品文家、学者培根（Francis Bacon）无疑。甚至在没有多少年前，还有人主张挖掘培根的坟以证实这一假设。这些主张并没有影响到以文学批评的方法来研究莎翁作品的发展：牛津诗座教授勃莱特雷（A.C. Bradley）论四大悲剧的十讲可说是这方面的力作；至于对他后期作品的象征手法、晚年作品、喜剧、意象、析义等的研究更举不胜举，放在一起本身即可成为一个图书馆。这些研究和批评只有更加巩固莎士比亚的现代性。最近数十年来英美中学改革课程，很多从前大家心目中的古典作品都被认为不合潮流而不再采用，可是莎士比亚一部份作品却仍然以朗诵、演出等方式为所有中学所取资。

今后新红学的发展方向不妨以西方对莎士比亚的研究进展作为参考。真正第一篇从文学批评的立场讨论《红楼梦》的论文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发表时是光绪三十一年，即一九〇五年^⑧。王国维真是一位文学批评大师。当时一般学者认为《红楼梦》是不屑一顾的说部，他却公然提出：“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曰红楼梦。”“《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在六十余年前，这是何等的见解，何等的胆识！他认为《红楼梦》是悲剧中的代表作，同时他又指出贾宝

玉影射谁，《红楼梦》是不是自传都无关宏旨，真令我们钦佩万分。最可惜的是王国维在文学批评方面建立了桥头堡，后起无人，没有人做更深入的研究。很多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可能有一个想法，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不言自明，不必多说。俞平伯写过《读词偶得》，周汝昌编注过宋代诗人杨万里和范成大的选集，对文学作品有极高的欣赏能力，但他们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技巧只写过零星的短文。杨绛的短文：《艺术是克服困难》^⑩只可以说是吉光片羽。真正有系统的检讨要数到夏志清教授以英文写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论《红楼梦》的专章，出书日期为一九六八年，距王国维的论文已六十三年了。

目前新红学的重点仍放在考据上，少数有识之士已觉察到其危险性，最近更有人指出考据会“引起魔障”，“陷入刻舟求剑的泥淖”^⑪。怕只怕这种考据会影响到一般读者和青年学子的心理，使他们误以为《红楼梦》的研究限于考据，反而令他们对《红楼梦》的欣赏受到阻碍。反观英美学术界，《红楼梦》英文全译本原来根据德译本转译，现在从中文直接译的，据所知Bonsall的译文已告完成，正在审阅中。牛津教授David Hawkes据说正在闭门埋头译述，第一册即将于不久的将来面世。以比较文学观点来研讨《红楼梦》的博士论文，据我所知至少已有三种^⑫。照这样发展下去，会不会有一天礼失而求诸野，在深入研究《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上，我们反而会落在西方学者的后面？

面对着内在的问题和外在的压力，当前正是一个检讨新红学发展方向的时机。这可以分三方面来讲。第一，在上述几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考据的工作势必继续进行。除非有新的资

料和证据出现，这方面目前似乎很难有重大的突破。考据对文学史和作者身世的研究当然非常重要，但并不能代替，也不应代替文学批评。

第二，版本、校勘和资料的整理还是重要的一环。俞平伯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和以有正本作底本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是极重要的贡献，可是前者的新版出版于一九六〇年，本身并不完备，后者出版于一九五八年，在目前看来，应该容纳新的资料和用新发现的版本加以增订和修正。有价值的版本应该加以翻印，广为流传。有详细注解的普及版也应该出版以代替坊间的劣本。至于各种索引和工具书也应该陆续出版，作为研究《红楼梦》的基本工具。莎士比亚的剧本好版本不知有多少种，各有其长处，对有志研究莎士比亚作品的学生真是莫大的方便。有关莎氏作品的各种词典（如专门名词读音词典）和工具书（如莎士比亚之文法）更令人羡慕万分。新红学也应该照这个方向走。

最后，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就是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和分析《红楼梦》。这并不是说文学批评是今后新红学研究所应采取的唯一方向，因为坏的文学批评比考据和资料的整理更不着边际。至于文学批评又可以分几方面来着手，一是比较正统的分析，着重于下列各点：

（一）故事（二）人物（三）情节（四）叙事观点

讨论到这些问题时，免不了要拿中国的古典小说和西洋名著与《红楼梦》相比较；这样做其实是熔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于一炉。例如巴尔扎克的小说喜欢将背景开门见山详细描写出来，《高老头》的第一章，在故事展开之前，先花上二十几页的篇幅将伏盖公寓的每一间房间和每一个房客都描绘出来，读者几

乎可以照书把人与地复印画出来。《红楼梦》的技巧与西方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不同。大观园先在第17回中由贾宝玉陪贾政题字着力描写，在下一回省亲时，从元春眼中略加描补，然后再从第四十回起刘姥姥入园后从她眼中大加描写。至于中间略描的地方还有很多，相信作者在他构思的后四十回中一定也有极强烈的对比描写，这里暂且不讨论。总之，大观园是逐渐透露的，犹如一幅长江万里图，一路卷开，一路呈现，并不能一览而尽。《红楼梦》写人物也是如此。珍·奥斯登的《傲慢与偏见》描写女主角伊丽莎白，读者可以在读完前三分之一时就已经有极清楚的印象：富于幽默感、俏皮、可爱，至于以后无非是她对男主角达赛的偏见逐渐消除，由恨变成爱，我们看不到她性格上的新特征。这当然是传统小说的描写方式。

《红楼梦》描写人物的技巧就丰富复杂得多。即以探春而论：第三回，探春问宝玉写黛玉题名颦颦有何书典；第十八回，元春省亲时，探春写诗；第三十七回，探春起诗社；第四十回，探春的居住所在，由其室可观其人；然后到第五十五、五十六回，探春理事，她的见解、才华、能力才豁然呈现。当然在这以前及以后，仍有很多枝节的描写，拼成一幅完整的肖像。读者不由得佩服曹雪芹的耐性：他是如此胸有成竹，能够忍到全书一半时才将重要角色的性格完全描绘出来！同样的，我们读《金瓶梅》时，就没有这种感觉：西门庆、潘金莲、春梅等的思想、感情、欲望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只是重复已知的特征。讲到叙事观点，《红楼梦》采取一种灵活的移转观点方式：并不用第一人称，可是大体上代表贾宝玉的看法。在很多小地方，观点却随地、随人而变。例如从贾芸眼中看怡红院、从刘姥姥眼中看贾府及大观园、从薛宝琴眼中看贾府祭宗祠。